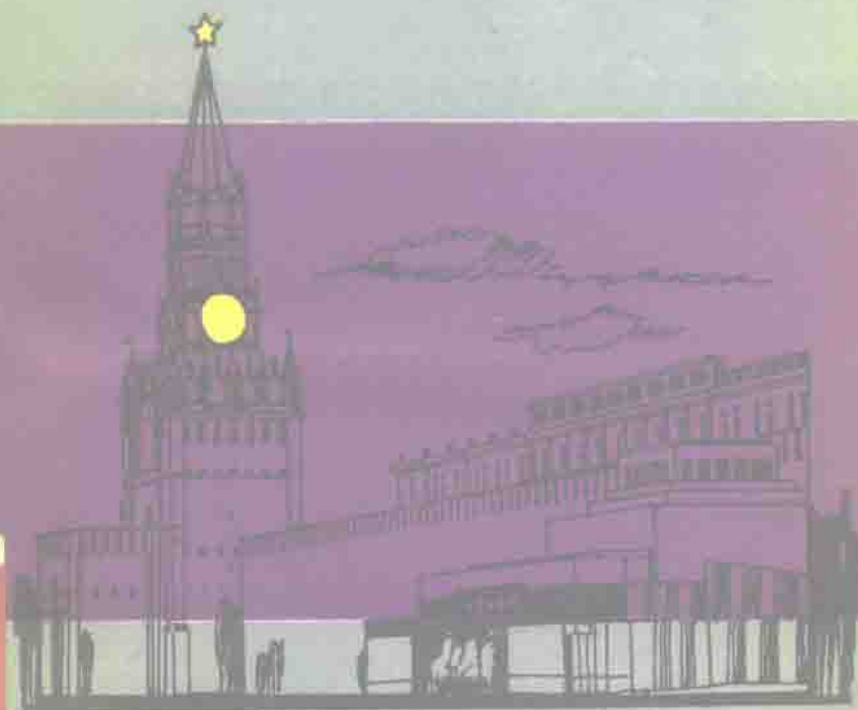


朱可夫外传

〔苏〕康·西蒙诺夫



● 中国物资出版社

朱可夫外传

[苏] 康·西蒙诺夫 尼·雅可夫列夫 著
朱大荣 柳荫 雪松 译

中国物资出版社

朱可夫外传

[苏] 康·西蒙诺夫 尼·雅可夫列夫 著
朱大荣 柳荫 雪松 译

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北京顺义牛栏山一中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25 字数：230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1000册

书号：ISBN7—5047—0050—9/1·0001 定价：3.00元

目 录

译者的话	1
朱可夫的生平杂记	
第一部 会晤	3
第二部 谈话笔记	39
传奇式元帅的生活画面	
第一章 人民的儿子	86
第二章 哈拉哈河	91
一、 出人意料的任命	91
二、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92
三、 反击	95
四、 歼灭侵略者	99
五、 日本武士们记住了这一课	103
第三章 战争前夕	105
一、 新的任命	105
二、 抢时间	106
三、 总参谋长	112
四、 法西斯主义的毁灭	115
第四章 卫国战争爆发	118
一、 背信弃义的进攻	118
二、 火烧敌坦克	121
三、 1941年7月的总参谋部	123
四、 天才的艺术	128

五、	叶利尼亚·····	135
六、	在列宁格勒的27昼夜·····	140
第五章	保卫莫斯科·····	150
一、	尤赫诺夫附近出了什么事·····	150
二、	在莫斯科的远接近地·····	155
三、	在莫斯科城下·····	162
四、	歼灭德军于莫斯科城下·····	169
五、	骑兵们·····	179
第六章	在斯大林格勒的一年里·····	182
一、	新的考验·····	182
二、	斯大林格勒·····	191
三、	苏联元帅·····	208
第七章	摧毁“堡垒”·····	219
一、	在哪里打击敌人·····	219
二、	库尔斯克会战·····	223
三、	解放哈尔科夫·····	234
第八章	越过第聂伯河向西挺进·····	240
一、	强攻“东方壁垒”·····	240
二、	家庭情况·····	246
三、	第聂伯河上的“斯大林格勒”·····	248
四、	一号“胜利”勋章·····	256
第九章	苏联国土的收复·····	262
一、	重新回到西线·····	262
二、	“巴格拉季昂”战役·····	271
三、	在保加利亚·····	281
四、	在战争的最后一个秋天·····	283

第十章 胜利	289
一、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	289
二、 “把法西斯野兽歼灭在巢穴之中！”	301
三、 攻克柏林.....	305
四、 胜利.....	321

译 者 的 话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曾4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18年参军，191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加者。俄国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中曾屡立战功，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晋升为一名赫赫有名的元帅。卫国战争期间担任过几个方面军的司令员、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兼苏军总参谋长、最高统帅部副统帅。1945年5月8日代表苏联最高统帅部接受德军投降。战后任驻德苏军总司令、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部长。1953~1957年为苏共中央委员，1956~1957年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委员。苏联第一至四届最高苏维埃代表。1957年10月被赫鲁晓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恢复名誉。1974年6月病逝。

本书是根据康·西蒙诺夫的《朱可夫的生平杂记》和尼雅可夫列夫的《传奇式元帅的生活画面》翻译的。康·西蒙诺夫是苏联著名作家，1979年去世，曾多次会见朱可夫。他写的《朱可夫的生平杂记》手稿，于生前送交苏军总参谋部，直到1987年6月才由苏联《军事历史》杂志发表。这部作品记述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有关斯大林等人的情况和苏联卫国战争的真实历史，再现了朱可夫的卓越军事才能。雅可夫列夫也是苏联的著名作家。他以纪实的形式，通过对朱可夫一幅幅生活和战斗画面的描写，塑造了朱可夫元帅的光辉形象。

本书对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特别是苏联卫国战争史，对了解朱可夫及斯大林等人的情况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是一本兼具政治意义和文学价值的好书。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高屏、张培模、兰晓石、苗丽娜、于建洲、刘克彭、毛子成、戚德平、张传俊、石建新、李木兰、王宜民、陈学惠等同志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朱大荣 柳荫 雪松

一九八八年十月

朱可夫生平杂记

第一部 会晤

一

我到哈拉哈河已经很晚了。当时是8月份，战事已近尾声，是我们发动进攻的最后几天。日军集团被我们和蒙古军队严密合围在哈拉哈河东的沙岗上，正在被歼灭。我军正向盘踞在列米佐夫山、沙山和无名高地等山岗的残敌发起强攻……

我们的集团军群是朱可夫指挥的。他当过骑兵，是由白俄罗斯军区调来的。在部队里，人们都以非常崇敬的心情谈论着他。当时在哈拉哈河指挥作战的，还有其他许多高级首长。据说，拟定过好几个作战计划，但朱可夫坚持实施自己合围日军的作战计划，得到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批准。

这个说法，在日军集团被歼灭、前线恢复平静之后，我同别人的一次谈话中得到了证实。

在我的关于哈拉哈河事件的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在一次到哈马尔达巴出差时，我第一次接触军界关于天才和能力问题的争论，而且争论得很激烈。这是作家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我没想到在军队中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起初我觉得很惊奇。为了等奥滕贝格和斯塔夫斯基，我坐在司令部的一个帐篷里，同骑兵指挥员们聊天。一位上校曾同朱可夫在一个骑兵集团军服过役。他十分肯定地说，合围日军的

整个计划是朱可夫制定并提出来的，与施特恩毫不相干，并说，朱可夫是天才，而施特恩则什么也不是。除朱可夫外，任何人与这一计划都没有关系，这件事他知道得很清楚。这次谈话不带个人崇拜色彩，否则就不值得回忆了。上校说得那么引人入胜而又无懈可击。推心置腹的谈话常常是这样的。当我们还是文学院的学生时，就经常把自己爱戴的诗人和学者说成是天才，而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

我第一次见到朱可夫是在我到达哈拉哈河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早晨。下面是我在哈拉哈河旅行记中的一段摘录：

第二天我与奥滕贝格、拉宾、哈茨列文（后两者均为作家——译者注）一同去见朱可夫。奥滕贝格想了解朱可夫是否认为日军最近要发动进攻以及我们应当在报纸上报导些什么。司令部仍然设在哈马尔达巴。朱可夫的掩蔽部是新修的，大概是前几天才用新砍下的圆木搭起来的，很干净、坚固，有一个小小的走廊和一扇窗户，还有一张床，取代了过去简陋的铺板。朱可夫坐在墙角的一张办公桌旁。他大概是刚刚洗完澡，满面绯红，汗津津的，没穿军装，身着一件黄绒布衬衣，下摆扎在马裤里。他的宽阔的胸脯把衬衣撑得很贴身。虽然他的个子不高，但坐着却显得很魁梧。我们挤着围坐成一圈。奥滕贝格首先向朱可夫提出几个问题，朱可夫没有回答。等得不耐烦的拉宾又提问，朱可夫还是一言不发。他边看着我们边思考问题。我估计，他是在想别的事。

这时，一个侦察指挥员带着一份报告走了进来。朱可夫持怀疑的神情看完报告后，以生气和不屑一顾的目光看了看这个指挥员说道：“有6个师，纯属胡诌，我断定只有2个。你想吓唬人？！”

“都是在应付差事，”朱可夫转身对奥滕贝格说，而对那位指挥员则毫不理睬。

沉默了一会儿。

“我可以走了吗？”指挥员问道。

“走吧！”朱可夫说，“告诉你手下的人，别再胡编了。如果你们搞不清就说搞不清，不要编一套给我听。”

指挥员走后，朱可夫重复道：“都在应付差事，还是侦察兵呢！”然后转过头对拉宾说：“你问还会不会有战争？”鲍里斯插话说：“这不是好奇，他要同哈茨列文到西线去，因为那里要发生重大事件。但东线要有战争的话，他们就不走了。这就是他要问的目的。”

“不知道，”朱可夫说，然后又重复说：“不知道，我想他们是在吓唬我们。”

停顿了一下，他补充说：“我想，这里什么也不会发生。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他着重说了“个人”这个词，好象是要把自己同有另外想法的人区别开来。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可夫时的情景。我第二次见到朱可夫是五年半后，在凯特尔、什通普夫、弗里德堡飞到柏林签署德军无条件投降书的那一天。1945年5月的这次会见给我的印象，我将在后面叙述。

现在我讲一下同朱可夫的另一次会晤，那是在战后的1950年10月。我没有想到，在人头钻动、拥挤不堪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的小广场上会遇见朱可夫。我知道他当时担任乌拉尔军区司令，是到这里来休假的。他穿着便服，但看起来象穿军装一样合身。

我想，他不会记得我的面孔了，便自我介绍说，我在哈拉哈河曾到过他那里。

“是的，对，”朱可夫说，“我记得我们在战争期间见过几次面。”

这可是他记忆上的一个错误。他可能认为，我象其他许多军事记者一样，在前线某个地方多次见过他。

我回答说，我没那么荣幸。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没有见过。

我请他约个时间回答我有关哈拉哈河战役的问题。我解释说，我正在构思一篇小说，主人翁是这一事件的参加者。

朱可夫有些迟疑。我知道，在他被免除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职务后的这些年内，心情是不轻松的。我感到，无论有关哈拉哈河战役，还是有关他自己，都不想跟我谈。经过短暂的沉默，他说：“好吧。”

就这样，我们约定了会晤的时间和地点。

我们会晤了两次，每次数小时。一次是在奥尔忠尼启则的遗孀济娜伊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所在的疗养院。

两次同朱可夫的谈话，我都做了记录。

关于哈拉哈河战役，朱可夫是从战役的结束、日军失败谈起的。他说：“记得我们乘车到了海拉斯滕河地区，在那里，日军企图从我们的包围圈突围，但遭到我第57师的迎头痛击，留下了许多尸体，夜间乘车在战场上通过时，就会听到车轮折断肋骨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尸体发出的刺鼻气味迎面扑来……你记得在达成协议后敌人是如何在包围圈中挖他们同伙的尸体吗？他们挖出很多很多。为了尽早结束这个苦役，他们只好把刚翻过来的土又赶紧填回去。他们

死的人太多了……”

然后，朱可夫把话题转到1939年初的事件上来，当时他刚到哈拉哈河担任指挥。

关于这次事件，即巴彦察干战役或当时常说的巴彦察干大血战，我在哈拉哈河时就有所闻。这是我们经过一个半月的战斗，第一次取得的巨大胜利。对我们来说，这次战役发生在紧急关头。日军的大量步兵和炮兵已渡过哈拉哈河到达西岸，并企图切割我挺进东岸准备作战的部队。而我们附近既没有步兵也没有炮兵能赶来同日军对战。能够及时赶到的，只有正在行进中的坦克旅和装甲旅。但没有步兵支持的坦克和装甲部队独立实施突击，这在当时的军事学说中还没有先例。

朱可夫在这样的条件下不顾一切地承担了全部艰巨的责任，把行进中的坦克旅和装甲旅投入与日军作战。

请听他11年后对此所说的话：

“我们在巴彦察干的情况是，步兵落在后面，列米佐夫团也落在后面。他们还有一昼夜的路程才能赶到，而日军第107师已经到了我岸。他们下午6点开始渡河，第二天早晨9点渡河完毕，已有2.1万人过了河，只有第二梯队的一部分还留在对岸。他们拉出一个师来组织双重反坦克防御——守势防御和攻势防御。第一，他们的步兵一上岸，就立即挖圆形反坦克坑隐蔽起来。第二，他们调来了全部反坦克炮兵和100多门火炮。这对我们威胁很大，他们企图把我们的部队消灭在西岸，强迫我们放弃哈拉哈河的登陆场。而对登陆场我们寄托了全部希望，考虑未来，这是绝对不能放弃的。我决定用亚科夫列夫坦克旅向日军发起冲击。我知道，没有步兵

的支持，这个旅会受到重大损失，但我们只能这么做。

坦克旅很有威力，有近200辆坦克。坦克旅展开并开始冲击。由于日军火炮的攻击，他们受到了很大损失。但重复一句，对这些我们是早有准备的。该旅人员伤亡了一半，坦克损失了一半以上。但我们还是这么干了。支援冲击的装甲旅损失更大。我亲眼看见坦克在燃烧。在一个地段上去了36辆坦克，其中24辆很快着了火。但是我们击溃了日军一个师，把他们彻底消灭了。

当这一切开始的时候，我还在塔木察克布拉克。我得到通知说日军已经渡河，便立即要了哈马尔达巴的电话，下令：‘雅科夫列夫坦克旅投入战斗。’他们还有六七十公里的路程，得到命令后便直穿草原，从行进中投入了战斗。

形势十分紧张，日军已冲到河对岸离巴彦察干山不远了。这时库利克要求把炮兵从我们的基地上撤走。说什么炮兵可能落入敌手。我回答他说：如果要这么干，那就把一切都从基地上撤走，把步兵也撤走。我不能把没有炮兵支援的步兵留在那里。炮兵是防御骨干，怎么能让步兵单独在那里白受损失呢？要撤就全部撤走吧！

总之，我没有服从，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并报告了莫斯科。我认为从基地上撤走炮兵是不适宜的。上级同意了我的意见。”

谈完巴彦察干的事后，朱可夫突然想起了列米佐夫少校。他的团当时还在行进中，要赶来参加这一天的战斗还有很长一段路程。

“您认识列米佐夫吗？”他问。

我说，他在世时我们未见过面，只是听说过他。

“他是一个好人，一个优秀的指挥员，”朱可夫说：“我很喜欢他，我常到他那儿去喝茶。列米佐夫是位英雄，在打电话时，被不明不白地打死了。他的观察所不应设在那个地方。正在打电话时，地点被暴露了，一颗子弹直接穿进他的耳朵，当场牺牲了。我同列米佐夫认识已有一段历史。在合围日军时，他率团冲在最前面，直插敌人心脏。日军投入大量兵力。我们立刻调来一个装甲旅，从两个方向向列米佐夫方向突击并打开了一条通道（说到这里朱可夫用两手示意装甲旅是怎么打开通道的），让他们冲了出来。有一位同志就这件事向莫斯科写诬告材料，建议要把列米佐夫以任意行动罪交法庭审判。而我认为没有理由把他送交法庭。我喜欢他，他有一股勇往直前的冲劲。一个指挥员如果在战场上什么事也不能独立决断，还称得上什么指挥员？我们需要热情奔放的人。我提出了反建议——要奖赏列米佐夫。当时没有审判他，也没有奖赏他。死后才受到奖赏，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朱可夫接着说：“坦克旅长雅科夫列夫也是一位勇敢者，一位优秀的指挥员，但也不幸牺牲了。在我们的中心渡口地域冲进了300多名日本兵，人虽不多，但对渡口是个威胁。我命令波塔波夫和雅科夫列夫负责消灭这股敌人。他们立即集合步兵，组织冲击。这时雅科夫列夫钻进坦克进行指挥。日军狙击手向他射击，一颗子弹把他打死了。他是一个很好的战斗指挥员。”

在这段时间内，日军用坦克向我们只发动了一次进攻。有情报说，他们的一个坦克旅正在向前线开进。得到这一情报后，我们把炮兵部署在坦克唯一能通过的方向——霍蒙汉布

尔德奥包地区的中心。日军的坦克恰好向这个方向开来了。我们的炮兵向他们实施突击。我亲眼看到了这场战斗。战斗中，我们摧毁日军约100辆坦克，完整无损地逃回去的只有1辆。这是后来我们从各种情报中得知的。战斗还在进行，炮兵指挥员们打电话说：司令员同志，您看见日军坦克在燃烧吗？我回答：看见啦，看见啦！……回答了一个，又回答另一个……所有炮兵指挥员都打来电话，都想说明他们是怎么把这些坦克摧毁的。

日军实际上没有多少坦克。他们就这一次用了一个坦克旅，以后在战斗中再也没有使用过。日军的俯冲飞机还不坏，大都在高空实施轰炸。他们的高射炮也是好的。德国人曾在他们那里试验过自己的高射炮，是在战斗条件下进行试验的。

日军投入两个步兵师作为主力来对付我们。实际上，日军的一个步兵师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步兵军，有2.1万人，3600名军官。我们在哈拉哈河要对付两个步兵军，另外还有一些独立团、警备队和铁路支队……”

从回忆哈拉哈河事件，转到了对它的评价，朱可夫说：

“我想，从敌方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战斗侦察，一次重要的试探。当时对日军来说，这种试探是很重要的——我们能不能同他们作战？哈拉哈河战役的结局，决定了日军在苏德战争初期采取较为谨慎的行动。我想，如果他们在哈拉哈河进展顺利，那末他们就会进一步发动进攻。他们的长远计划是占领蒙古东部，前出到贝加尔湖和赤塔，抵达隧道，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干线。我们在哈拉哈河的供应十分艰难，要由700公里外的博尔贾车站供应，而日军则同时由两个车站供

应：一是100公里外的海拉尔，一是30公里外的阿尔山。在哈拉哈河战役快结束时，日本军事活动家们终于明白，就当时他们的技术装备水平而言，是不能取胜我们的，虽然日军正规师很能作战。应当承认，日军的步兵是好的，他们的士兵素质也是好的。”

在谈到如何评价敌军时，朱可夫列举了几个例子不满意地耸了耸肩说道：“我们总有一种不正确的倾向。不久前我读了一本小说，把战争开始时的希特勒描写得跟战争结束时的一模一样。众所周知，战争末期，在兵败如山倒时，他确实变成了另一个人，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但以前他却是一个阴险狡猾的敌人，一个很厉害的军事首领。拿德国人来说，他们当然不会都象希特勒，但也不会完全不象。开始时他们对他是赞叹不已的。成就一个接着一个，他的威望很高。在德军内部，包括德军统帅部，在不同时期对他的态度也是不同的。而我们的小说从开始就把他描写得几乎是个白痴，这就贬低了我们的功绩。也就是说，我们打败了什么样的人呢？一个这样的傻瓜！然而我们是同难以对付的危险而可怕的敌人打交道，能这么来描写吗？”

1965年秋天，朱可夫在回忆哈拉哈河事件的一次谈话中，又提到了我们评价敌人要讲真话的问题。他说：“日本人作战顽强不屈。我反对用侮辱的方法来评价敌人。这不是藐视敌人，而是对敌人估计不足。其结果不仅是对敌人估计不足，而且对我们自己也估计不足。日军作战十分顽强，特别是步兵。记得我审问过在海拉斯腾河地区作战的日本兵。他们是在芦苇丛中被俘的，全都被蚊子咬得奄奄一息。我问他们：你们怎么让蚊子咬成这个样子？他们回答说：命令我